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八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宋　王當　撰

昭公四

周單穆公 旗

周穆公名旗王卿士也十八年景王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

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卒鑄大錢二十一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聽之弗及比之不度將焉用之夫耳目心之樞機也耳內和聲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

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動不順時民無據依各有離心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明年景王崩王室亂

周劉文公 狄

劉文公名狄字伯蚠王卿士也劉獻公摯之庶子二十二年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説之欲立之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

言以為亂顧去之賔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十月晉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二十六年晉師逐王子朝子朝奔楚定四年劉文公卒子桓公嗣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八年劉

子單子復敬王以定王室

吳伍子胥

伍子胥名員吳相也父連尹奢為楚太子建之師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作亂王信之執伍奢二十年太子建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名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兄棠君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

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定四年唐侯蔡侯怨令尹子常因吳以伐楚敗楚師五戰及郢楚幾亡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

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緍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翫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使吳淫樂

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而日以憔悴也然後安受吾燼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夫諫曰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未之有也弗聽使

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王愠之取其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十三年公會吳子于黄池六月越人入吳三十一年越滅吳吳王繈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楚公子申子西

令尹子西名申楚平王之庶長也二十六年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

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王有適嗣不可亂也亂嗣不祥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哀六年楚子圍蔡蔡請遷于吳吳師在陳楚子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

可失也與子西謀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乃弗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十六年楚殺太子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言其詐而亂不可弗聽名之使處邊竟為白公將作亂子平以告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

之既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也初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曰令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其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之曰臣願言有道王其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曰臣聞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

後世遊之何也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祖父之墓以爲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於十里之上抑於百世之後者也

楚鬬辛

鬬辛楚鄖邑大夫也鬬韋龜之孫蔓成然之子平王即位成然爲令尹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王患之昭十四年殺成然使辛居鄖以無忘舊勲吳師入郢楚王奔鄖

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已以下則有讎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唯仁者能之違強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楚子入郢賞鬭辛鬭懷鬭巢

王孫由于申包胥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子西謂王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其成然之二子邪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不亦可乎

贊曰單子文而達其有襄公之遺範乎東王之不亡單劉之力也苟中心圖君雖力不足終必至焉子胥復父之讎諫君之失忠孝得矣至求勇士以成志鞭故君以攄憤猶有憾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

不為況於此乎子西兄弟辭萬乘之國復已亡之楚其節高矣其功大矣然俱不免白公之難以子西不能從善而昧於知人也傳曰仁而不武子西是矣善哉葉公之言曰國家將敗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知之矣史稱楚昭王欲以書社五百封孔子子西恐其遂王也而止之審如是死非不幸也然聖人之行藏天也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子西安能為之用舍哉鬬辛不以父怨秉君急知上下之義矣

春秋臣傳卷二十六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宋 王當 撰

昭公五

晉趙鞅

趙鞅趙簡子也一名志父趙武之孫趙成之子也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納王見子太叔而問揖讓周旋之禮焉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鞅與馬仲尼

史墨非之子太叔卒簡子思黄父之言為之哭臨甚哀定十三年秋書曰鞅入于晉陽以叛初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子趙稷以邯鄲叛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宫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

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哀三年十月趙鞅圍朝歌荀寅范吉射奔邯鄲四年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六年鞅伐鮮虞十年夏伐齊十九年辛子無恤嗣董安于簡子家臣也下邑之役安于多功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産及臣之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及死簡子祀安于於廟

晉荀寅

荀寅晉卿中行文子荀吳之子也二十九年從趙鞅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

馬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定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寅求貨於蔡晉於是乎失諸侯十三年趙鞅起晉陽之懸至哀四年寅奔鮮虞鮮虞納寅于柏人五年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栁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栁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

宋華亥

華亥宋卿也華元之孫華合之弟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遂誘羣公子

而殺之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於是宋公與華氏向氏交質其子既而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昭二十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十一月復如楚乞師二十二年華向自南里出奔楚

魯南蒯

南蒯魯季氏費邑宰也南遺之子季平子立而不禮於蒯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令見費人

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侍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卒於齊

魯陽虎

陽虎魯季氏家臣陽貨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輙

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定八年十月順祀先公而祈馬辛卯禘于僖公陽虎伐孟氏戰于棘下陽氏敗虎說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于讙陽關以叛明年夏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遂奔晉辛於晉公山不狃師敗與叔孫輒奔吴吴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

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難也

衛齊豹

齊豹衛司寇也齊惡之子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初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昭二十年六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公孟出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衛侯以北宮氏伐齊氏滅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義不犯非禮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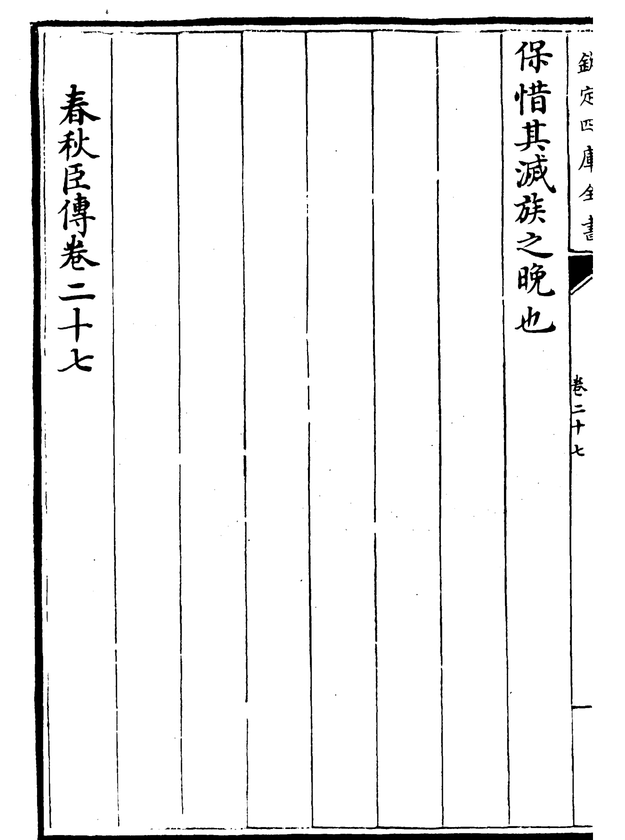
楚費無極

費無極楚大夫也楚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國人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令尹子常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

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聦明不然平王之温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常曰是瓦之罪乃執無極滅其族謗言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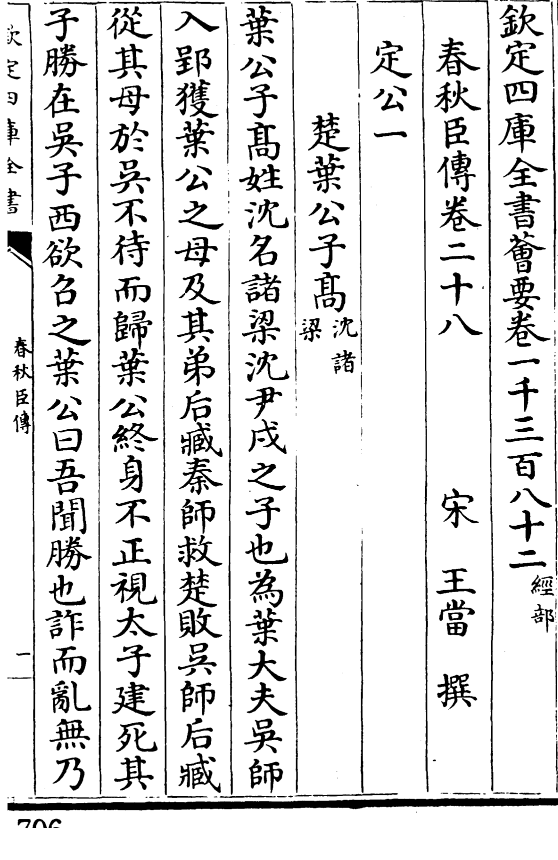
賛曰趙鞅殺趙午以啟邯鄲之亂成晉陽之憂終之六卿構禍晉國衰微不暇顧有諸侯私欲之為害也傳稱簡子欲殺鳴犢孔子以王天下陋哉圖王之術也夫賢可罔也聖豈可得而罔之考其心迹其姦雄跋扈之尤

乎召陵之會盛矣荀寅取貨於蔡不獲而沮其師晉於是乎失諸侯寅之不忠安得不亡也甚哉華向之不臣也君臣交質其子又輔之不道之吳楚詩所謂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其華向之謂乎南蒯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其說則是然其用意則以亂易亂者也公山不狃不以小惡而覆宗國猶有仁心焉此孔子所以召而欲往也讒人之禍甚於叛人叛人之禍止於其身讒人無所不亂費無極陷君不義變易是非使父子君臣不相



保惜其滅族之晚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七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宋 王當 撰

定公一

楚葉公子高 沈諸梁

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大夫吳師入郢獲葉公之母及其弟后臧秦師救楚敗吳師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身不正視太子建死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

害乎子西曰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所以啓詐謀也子將若何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已而果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

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寛為司馬而老於

業

楚申包胥

申包胥楚王孫也初伍員與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吾必復楚國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包胥以秦師救楚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郢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

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至是楚果復國後越將伐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

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

衛祝鮀子魚

祝鮀字子魚衛大祝也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

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鮀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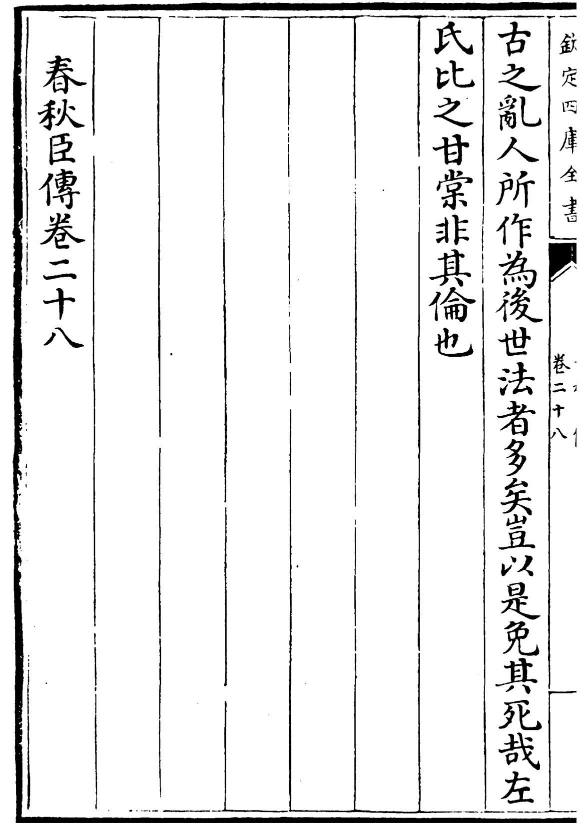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云云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説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鄭駟歂

駟歂字子然鄭卿也定八年歂嗣子大叔為政九年春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茍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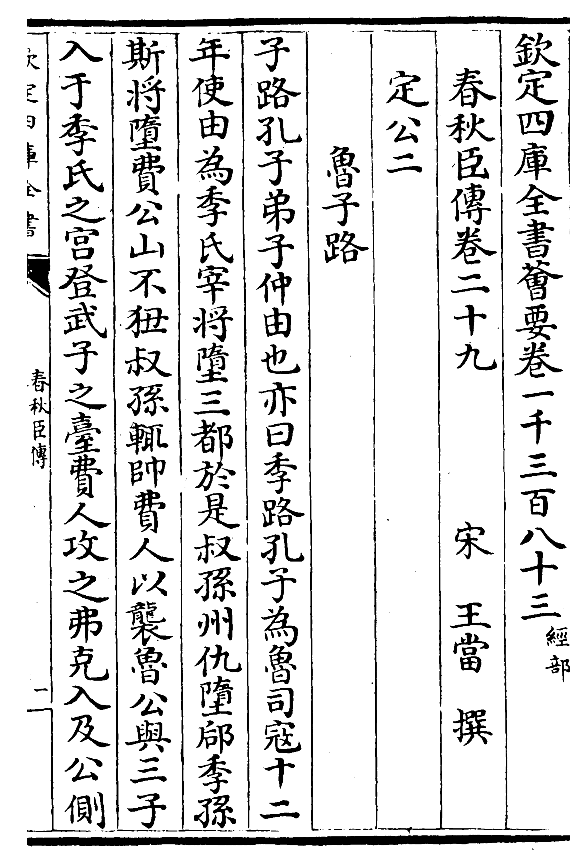
贊曰葉公世勤忠孝知人慮事有先見之明及其聞難而入定國如反掌復君置宰功成不居又何高也傳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子高之謂矣傳稱子高行不勝衣而果斷若是葢仁者之勇也諸梁嘗問為臣之道於仲尼申包胥志存楚國國寧而逃賞其介推范蠡之徒歟祝子魚辭辨而正是其所以免於辱也太史以為史魚之言誤矣當是時不才而有貌其不能自脫於亂也必矣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佞也葢不佞之佞非佞人之佞也鄧析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其少正卯之徒歟歂之誅未為過也



古之亂人所作為後世法者多矣豈以是免其死哉左氏比之甘棠非其倫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八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宋　王當　撰

定公二

魯子路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亦曰季路孔子為魯司寇十二年使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将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将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子路又為衞孔氏宰初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奔宋及靈公卒子輒立是為出公哀十五年蒯聵因渾良夫入衛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季子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衛子貢

子貢孔子弟子端木賜也衛人亦曰衛賜十五年春邾隐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

事不體何以能久髙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哀七年公會吴于鄫太宰嚭名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髪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二年公會吴于槖皐吴子

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子羽子羽欲勿往子木曰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欲執之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

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

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卒于越

衛公叔文子 發

公叔文子衛公叔發也初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然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

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逐之十四年戍來奔

齊犂彌

犂彌齊大夫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

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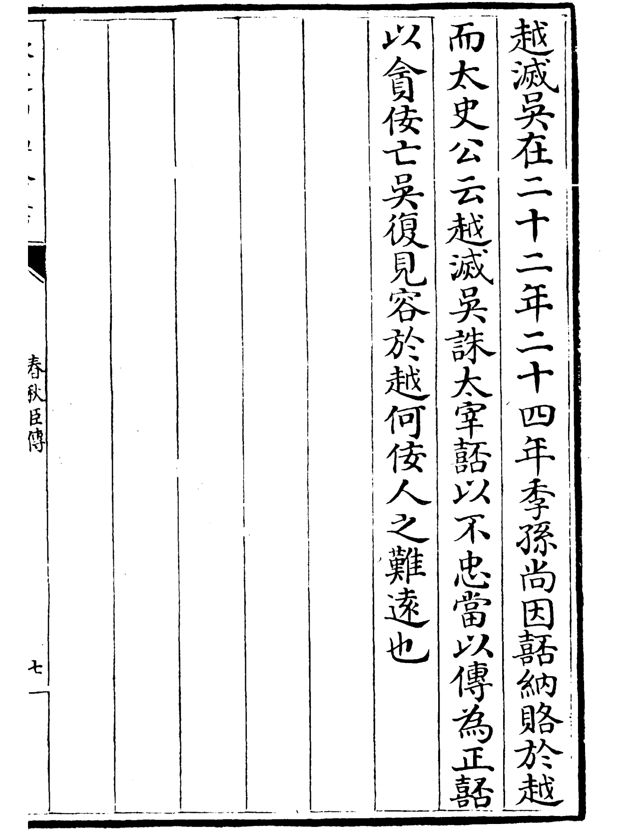
吳太宰嚭

太宰嚭字子餘姓伯氏楚伯州犁之子也郤宛之難出奔吳吳為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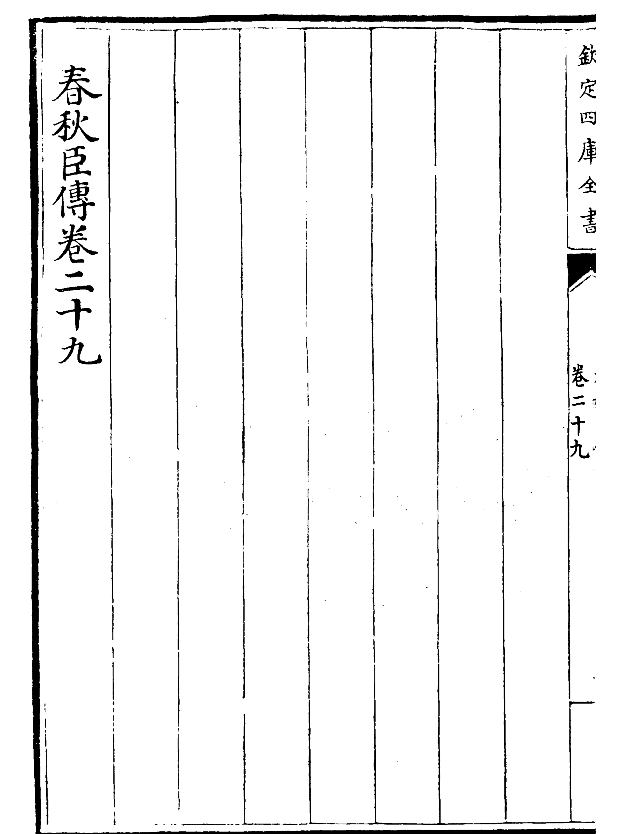
卒入郢哀十三年越入吳吳師敗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太宰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二十二年越滅吳嚭復臣越

贊曰晏嬰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為社稷亡則亡故崔杼之亂晏子不死君子不以為怯子路孔氏之宰也而死國難過於厚矣且政不及焉雖不死不害孟子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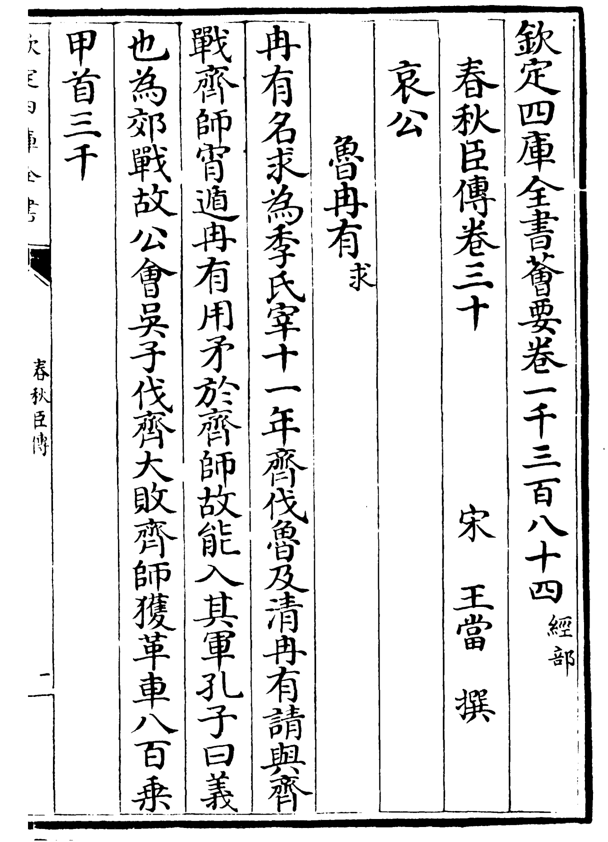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子路之死殆傷勇矣子貢之辯折諸侯者禮義而已遷史言其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此殆戰國縱横家附益之也鄫之會吳人執衛侯子貢尚請束錦遊談以釋之存己而亡人殆非子貢之志也不然子貢之辯豈無以存魯何至為此區區也公叔文子富而好禮不以小忿棄大德此所以能與其臣同升諸公也仲尼嘗用於魯其效聞於天下矣武叔身親而目見且以子貢為賢而毀之犁彌何誅焉傳



越滅吳在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季孫尚因嚭納賂於越而太史公云越滅吳誅太宰嚭以不忠當以傳為正嚭以貪佞亡吳復見容於越何佞人之難遠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八十四 經部

春秋臣傳卷三十

宋 王當 撰

哀公

魯冉有求

冉有名求為季氏宰十一年齊伐魯及清冉有請與齊戰齊師宵遁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魯子服景伯　何

子服景伯名何魯大夫也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夏公會吴于鄫吴來徵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

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聽秋伐邾十三年吳晉盟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吴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吴實然太宰言於王乃歸景伯子貢聞之見於夫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説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夫子曰吴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説者之拙也

越大夫種

大夫種姓文越相也元年吴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乃號令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吴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種曰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卜之於天矣越王許諾乃使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夫差將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乃飾美女納之太宰嚭嚭與之言於夫差乃與之成而歸初句踐即位三年欲伐吳范蠡諫不聽及棲會稽使召范蠡問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使大夫種行成王曰蠡為我守於國

對曰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曰諾令種守於國與蠡入宦於吴三年而吴人遣之歸至於國王曰不穀之國蠡之國也蠡其圖之及吴王會於黄池越乃襲吴敗之三戰三北遂入吴吴人請成王欲許之范蠡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夫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遂滅吴反至五湖蠡辭王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王辱於會稽臣所以

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王不可蠡曰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蠡後貽書招種種未決越王賜之劒死

衛孔圉

孔圉衛卿孔文子也初衛大叔疾取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

尼止之遂奪其妻哀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衛人立遺使室孔姞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名之乃歸

魯季孫肥

季孫肥季康子也季桓子之庶子十一年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晉趙無恤 襄子

趙無恤晉趙鞅之子也是曰襄子襄子使新稺穆子伐狄勝來告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侍者曰狄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吾聞之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雝雝不為幸吾是以懼晉陽之圍從者欲守邯鄲襄子以謂晉陽先主之所屬也乃走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意卒與

韓魏滅知伯至敬侯三卿滅晉

晉荀瑤知伯

荀瑤荀躒之孫知襄子也是曰知伯父荀申曰知宣子

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佷對

曰宵之佷在面瑤之佷在心心佷敗國面佷不害瑤之

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

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强毅果敢則賢如是

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待之

若果立瑶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别族為輔氏及知氏之亡惟輔果在初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髙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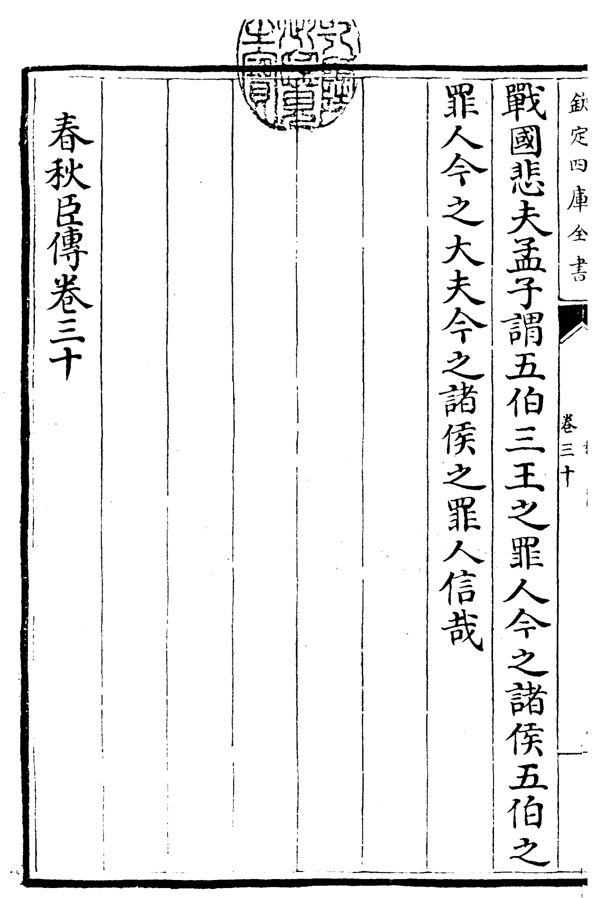
齊陳恒武子

陳恒陳成子也十四年四月甲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

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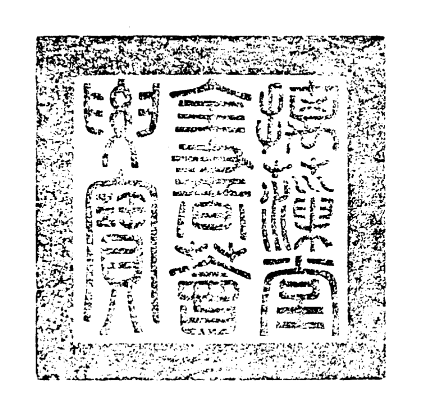
贊曰哀公之時國弱微有子路為之削三都有子貢子服為之應四方之命有冉有為之帥軍旅遂抗於諸侯用儒之效如何也然是二三子者已不能用況於仲尼乎受制三桓固其所也大夫種能存越國而不能保其

身懷寵之為累也如是然為句踐亦寡恩矣困則屈伏
強則搏噬亦烏喙之性也范蠡見幾而作知矣孔文子
以太叔室孔姞亂禮已甚然猶知訪仲尼而止其行過
晏嬰子西遠矣是以謂之文也大臣不和未有能定國
也陳恒之亂民所共棄當是時中國無伯久矣魯誠仗
義而征之齊必倒戈而聽命定齊則諸侯可得此湯文
之舉也曾是莫聽而徒為無用之誅宜乎哀公之不終
也自是而後三卿分晉陳氏盜齊諸侯莫之誰何遂為



戰國悲夫孟子謂五伯三王之罪人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信哉

春秋臣傳卷三十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